◆逢每周二、六刊出，投稿請至：feature@wenweipo.com

詩語背後

◆木 木

山水記憶

立春剛過去沒幾天，南國深圳已顯出濃濃的春意來。今年春節假期是在陰雨綿綿中度過的，但節後隨即放晴。上班第一個周末，立秋登山群相約新春開年活動：重上梧桐山。

梧桐山是深圳最高的山脈，包括大梧桐、豆腐頭、小梧桐等十餘座山峰逶迤隆起，氣勢磅礴。山中有寺院名弘法寺，是深圳最大的禪修道場。山脈以西，則有東湖公園、深圳水庫、仙湖植物園，綠蔭環繞，水體綿延，成為深圳最聚人氣的親水世界。大山大水之境，渾然天成，凝結了這座嶺南新城獨特的山水記憶。

為了感受這份山水記憶，我們選擇從仙湖植物園西北面的無名山脊上山。一路穿行在起伏的山樑上，連日細雨方歇，但見輕雲薄霧中，霞輝初露，梧桐諸峰越發雄渾俊朗，宛然龍驤虎步，鳳凰引吭，別具氣勢。

朝陽初升時，我們從香港回歸紀念林起步。紀念林位於仙湖植物園西北山坡上，由1997株土沉香木組成，周邊輪廓是一幅中國地圖。1997年3月，深港兩地青年共同種植這片林子，迎接香港回歸。25年過去了，樹已長成碗口粗細，高達數丈。走在樹林邊緣蜿蜒陡峭的石階小道上，看着一株株掛有序號牌的樹木長勢喜人，不由想起這幾年在香港做青年工作的酸甜苦辣，想起5年前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深港兩地青年歡聚這片林子的喜慶場景，想起近段時間新冠疫情肆虐下維港兩岸的風風雨雨。

隨後就是山脊野徑了，路況原始而崎嶇。翻越最陡峭的犁鏵尖（又名坭頭尖）時，一條長長的尼龍粗繩懸掛於森森樹林裏，須攀援而上。不過，沿途植被豐茂，花蕊初綻，鳥鳴婉轉，並不覺其累。每臨峰巔，視野開闊，深圳山海連城、水陸相間的獨特風貌淋漓盡致地展現在眼前。此時，山高人為峰，巨石纍纍，古木虯虯，眾山友或倚或坐，沐浴在南國和風之下，相互分享隨身瓜果小吃，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天，或憶舊，或感懷，歡聲笑語中，頗得行山之趣。

登上小梧桐後，路面寬了許多，坡度也見緩。行走其上，以前數次在這裏憑山觀海、識木賞花、小酌閒聊的場景漫上心頭。特別是去年農曆九月十五月圓之夜，七八好友相約，信步光影斑駁的林蔭道，極目蒼茫山色，諸般感受，記憶猶新。當時寫下的《梧桐秋月》，也如嶺上清風拂面而過，山間小溪潺然流淌……

誰教玉魄掛寒空
萬籟蕭蕭入遠峰
但得梧桐秋後月
相逢何必問西東
素娥最是多情客
不忍孤懸曠野中
一片蒼茫終解語
星兒點點送秋風

小梧桐的標誌性景點，是梧桐山電視塔。此處有多條路線下山，亦可翻越豆腐頭登頂大梧桐。我們隨意繞過電視塔，經倚天招鳳亭，接登雲道，過追月亭，穿梧桐仙洞，往右直落仙湖植物園。山道極陡，有些路段估計坡度達60%-70%。雖然陡峭處鋪有平整的花崗岩石階，兩邊亦有護欄，但絲毫不敢大意，必須手扶護欄或拽緊護欄繩索，一步一步往下挪。不過，居高臨下，峰迴路轉，美景迭現。拿起手機拍照，如同航拍一般。鏡頭裏弘法寺鑲金嵌銀，錯落有致，仙湖波碧如鱗，光影搖曳。方知上山之樂與下山之趣，各有千秋。

本煥塔，就是這時候從一片煙雲中脱穎而出。遠遠望去，雲遮霧罩，佛光依稀，隱隱透出神秘感。本煥大師遠播的法名，弘法寺鼎盛的香火，一起在腦海裏浮現。本煥塔為9層樓閣式密簷八角佛塔，高約60米，為安放本煥舍利而建。佛塔以法器和繪畫為載體，形象地講述了本煥長老出家修行成佛的故事。我曾有緣得上，逐層瞻仰緬懷，感悟老和尚的精神境界，思考宗教與世俗的關係，追尋生命的價值。今逢虎年新春，本煥塔亦位於白虎峰上，登山群開年活動，竟無意間緣塔而行，繞弘法寺形成閉環，莫非冥冥之中暗合禪機，預示來年生龍活虎、虎虎生威？

◆香港回歸紀念林位於深圳仙湖植物園西北山坡上。 作者供圖

龍驤虎步鳳盤旋
千里空濛若夢還
舊友新知相問候
輕暉薄霧共纏綿
百花徑上諸峰去
萬綠叢中一索懸
水遠山高遊目處
佛塔隱隱出雲煙

「這個角度看回歸紀念林，中國地圖好完整啊！」山友一聲感嘆，打斷了我的遐想。舉目而望，只見對面山坡上，整片林子鬱鬱蔥蔥，中國地圖立體呈現，清晰生動。此情此景，又讓我想到香港的命運。相信在祖國強大支持下，香港定能戰勝人禍天災，渡過當前暫時的難關，重新煥發生機。

下得山來，入目盡是仙湖植物園的奇石佳木、嫣花碧水，不必細述。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30年前在此手植的那棵高山榕，如今已亭亭如蓋，獨木成林。撫今追昔，山重水複，柳暗花明，幾十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過了多麼不平凡的路！改革開放，「一國兩制」，深圳速度……這些與每個中國人息息相關的術語，深深地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成長記憶裏。

重新來到香港回歸紀念林下，今天的行程便結束了。一路走下來，腿有些酸軟，但雅思漣漣，心情大暢。驅車返城，思及山中時光，似有所悟：每個人都有關於山水的記憶，而山水記憶，終究是人文記憶。

字裏行間

◆黃仲鳴

淘書客

2013年，方寬烈逝世，享年90歲。我在本報曾寫悼文，述與他淘書一事，於今想來，仍堪記憶。

他與我都是愛書之人。少年時在舊書店認識他，一老一少，常攜手同遊書海。他乃世家子弟，家中多金。吾一貧如洗，多作打書釘。倘見珍貴舊書舊刊，都被他搶購豪進，我每徒呼奈何。當年，出入最多者乃荷李活道、灣仔三益、九龍奶路臣街等處。晚年之時，他已寫了很多篇港澳舊書店，計劃出版。到大去之時，仍不見付梓，料未功成。

2010年，他得藝發局之助，出了部《香港文壇往事》（香港文學研究社），內中收錄了三篇：<舊書店對文化傳遞的功勞>、<澳門舊書業的興盛和沒落>、<波文書店憶述>。在今天來說，話說港澳舊書店風光，方寬烈三文，已算是權威矣。

其中有齒及在下的，謹在此作補充。他說：「在六十年代末灣仔道國泰戲院……對面開了一家舊書店，招牌叫『華人圖書供應社』，連忙入去參觀，書架上陳列不少三十年代的書籍，正合我所需要，……當時編《人物與思想》月刊的鄧文光，連同麥釗、盧蒼、黃仲明、黃炳炎合作開這書店，有些出現金，有些把自己藏書拿出來作股本……」

「黃仲明」者，乃區區當年之學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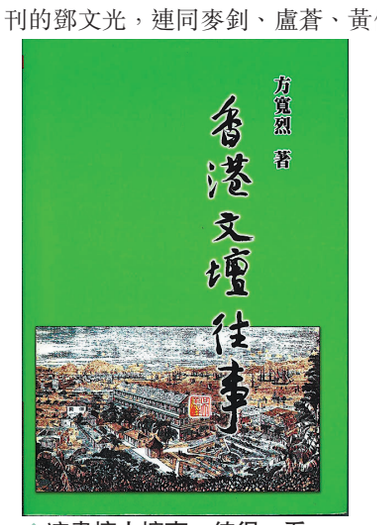
這間「華人」，乃由鄧文光倡辦，寶號名稱也是出自他的手。當初只有他和我兩個老闆，未找舖位，先在我北角所居梗房作據點。我一介少年，漂浮人海，那梗房便成我倆的「革命聖地」。鄧在中環寫字樓做文員，長我幾年；我則一直在工廠做「童工」。為了方便，鄧與我「同居」，上下碌架床，餘則堆滿書籍。我倆俱缺資金，鄧找得黃炳炎，我則找來小學同學麥釗加入。開張時，我盡將珍藏，充作資本；另向一文化出版人借來一筆款項，遂在灣仔道開檔矣。至於盧蒼，則是開張後才加入的。

五人一店，亦搞得有聲有色。然而，事業有苗頭時，我和麥釗無吵無鬧，突被三人聯手踢出局。剩下三人改名「三友」，但不久，三人又不和，散檔了。黃炳炎即黃孟甫，自行開設「波文書店」，承受一切債務；欠我之錢，遂按月往波文討債，但終索之不全。奈何！

這是我第一次做老闆之下場。為何要開書店？實是中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一些文化人、讀書人之毒，認為有益於推廣中國文化也。

方寬烈自詡藏書家，然所藏有若干，是否珍本絕本罕本，吾輩亦不知之。只見他曾出示一套早年張競生書，甚為珍貴；亦有舊雜誌如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小說世界》等一批，令我十分豔羨；他亦喜剪報，貼成一大冊，據說曾捐予某大學圖書館，竟不見「亮相」書架；後來欲求翻閱找資料，館云放在倉中，難找矣。氣到他吹鬚瞪眼。

方寬烈逝世快十載矣，當年交遊廣闊，文化人誰不識之！但於今，有誰還記得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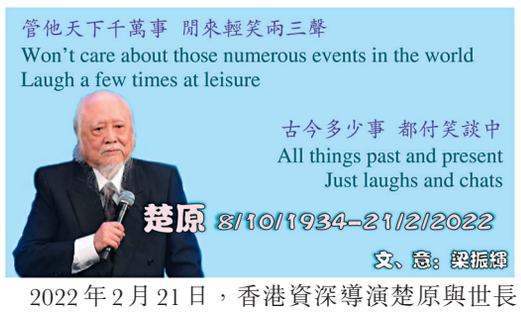


◆這書懷人憶事，值得一看。 作者供圖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悼念楚原：楚原看人生以及其兩個重點的解讀



2022年2月21日，香港資深導演楚原與世長辭，享年87歲。楚導演是粵語片時代著名演員張活游之子，退休前從事演藝事業凡40餘年——於不同時段內於電影、電視圈參與演員、編劇、導演的工作。最為人樂道的莫過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執導了多部改編自古龍小說的武俠片，以及刷新香港票房紀錄的粵語片《七十二家房客》。

2018年4月，楚原在《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獲頒「終身成就獎」；他在台上發言時道盡其人生觀；並於同年12月獲「香港天文台」邀請為《天氣一分鐘—縮時攝影比賽》的宣傳片配音，內容與先前發言略有所同。由於言詞精闢、發人深省，筆者特意於今期收錄了當中好大部分內容；與此同時，筆者夥同摯友George Chan來個英文翻譯本，以表對楚原一生榮耀的致敬：

呢個就係人生

That's life

你鍾意睇日出，定鍾意睇日落呢？
Sunrise or sunset, which do you like ?
日出話畀我知，隨時都可以係一個新嘅開始。
Sunrise lets me know it could be a new start any moment.
日落提醒我，好似去到終點，其實係另一個起點。
Sunset reminds me of an apparent ending, but actually it's another starting point.

今日個天係咁，唔代表個天聽日都係一樣。
Today the sky looks this way, it doesn't mean the sky is still the same tomorrow.
無論萬里無雲，定係雷電交加，天光一樣都係咁起身，
No matter no cloud in sight or thunder, you still get up in the morning.
一樣生活落去，一樣做返一個人。
Life still goes on and you are still a person.

人生有喜有悲，但係冇人話非喜即悲嘅。
There are joy and sorrow in life, but the opposite of joy is not sorrow !
學識等待，你總會等到放晴嘅一日，
Learn to wait, sunny days are on the way,
因為明天總比昨天好，呢個就係人生。
as tomorrow is always better than yesterday, and that's life.

《再看楚原看人生》
Look at life again with Chor Yuen

人生呢兩個字，就係歡笑同淚影四個字砌成嘅。
Life, in reality, is a mixture of joys and tears.
冇乜奇怪吖?
It made no surprise !

任何人無論你琴日幾風光，亦無論你琴日幾失意；
No matter how glorious or frustrated you were,
聽日天光嘅時候，你一樣要起身做返一個人，繼續生活落去；
you still get up in the morning and carry on,
因為明天總比昨天好，呢個就係人生！
as tomorrow is always better than yesterday and that's life !

到老嘅時候，
When getting old,
無論外面發生咩嘢事；
no matter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管他喜怒哀樂，管他恩怨情仇；
regardless of joy or sorrow, regardless of love or hatred,
全部都當佢菩提明鏡，笑下就算㗎啦！
just treat them as nothing, and laugh them off !

當你回首往事時，
When looking back,
不因碌碌無能而悔恨，
there is no regrets for being incompetent,
不為虛度年華而羞恥。
there is no shame of time wasted.
咁你就可以好驕傲咁同自己講；你，無負此生！
Then you can proudly tell yourself, "You, no regrets in life! "

就楚原的人生觀，筆者嘗試對以下兩個重點作出解讀：

非「非喜即悲」，是什麼狀況？

「喜」借指成就，那「悲」就是指不成器。他指出人應甘於淡薄、與世無爭——接受平平淡淡、平平無奇的事業和人生。奈何，沒曾爭過又何來無爭；爭過爭得到，到最後爭不了才會領略得到或被迫接受無爭的狀態；要是還可以爭，絕大部分人還會繼續爭下去，直至被環境淘汰為止。

學曉等待；明天總比昨天好！真的可以等待嗎？

當中明確認同「明天會更好」的理念，這是正面、樂觀的想法；但這畢竟屬主觀願望，時勢不就時就不要堅持，只怕希望愈大、失望愈大。

生活點滴

◆羅大佺

大山深處的沈茶坊

如果不是朋友介紹，誰能想到，在這大山深處，還有一家古老的茶坊。

茶坊名叫「沈茶坊」，傳説是300多年前沈家人留下的祖業。沈家的祖先早年因為時局動盪，從湖南邵陽遷至四川洪雅謝岩村。初來時以幫人為業，後來看到村裏人種茶賣茶，背着茶包子到西藏販賣，於是變賣了老家的幾分田地，加上做工的收入，在謝岩村置下土地，開始種茶，家業做大後，開始興建茶坊，並取名為「沈茶坊」。

沈茶坊由小到大，逐步擴大，建成了一個氣派的八字龍門四合院，遠近聞名，很多茶農都到這裏打工，很多廠商都到這裏加工茶葉。沈茶坊興盛的模樣雖然沒有見過，但從現存的雕花門窗，高樑大柱，可以想像出當年的氣派。人們都知道從雅安到西藏的茶馬古道，不知道的是，這條名揚天下的川藏茶馬古道，因了沈茶坊，延續到了洪雅縣的總崗山。

洪雅縣自古就有種茶的歷史，滄海桑田，書寫着種茶人創業的艱辛。1958年，洪雅縣人民政府以沈茶坊為基礎，建立了東風茶廠。儘管這個茶廠只辦了幾年就關閉了，隨後茶廠和茶園收歸國有，但它延續了沈茶坊的種茶史。落實土地責任制以後，茶園重新回歸沈家，古老的沈茶坊又煥發了青春的活力。

扛起這個種茶史責任的是沈家後人沈衛超。這個身高一米八的山裏漢子，高中畢業後曾經出外打工，先後在建築工地、鐵路等做過臨時工，經過多年的拚搏努力，組建了民營建設工程有限公司，參與承建蘭渝鐵路、興泉鐵路、宜畢高速等重點工程。離開家鄉的沈衛超，始終掛着家鄉的發展，每年為家鄉的鄉里鄉親提供了200多個就業崗位，技術性人才50餘人。

2007年，洪雅縣委、政府號召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離開家鄉已經20餘年的沈衛超得知消息後，想起了家鄉的總崗山，想起了家鄉的漢王湖，想起了大山裏還沒有脱貧的鄉里鄉親，自然而然地，也想起了老家的沈茶坊。於是帶着資金和人生的理想，毫不猶豫地回到了大山深處的家鄉漢王鄉謝岩村。

回到家鄉的沈衛超，看到的是崎嶇的山路，荒蕪的土地，佝僂的背影，留守在村裏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以及大部分門庭緊閉的農戶，心中難免悲涼起來，產生了返回打工城市的念頭。蝸居大城市雖然遠離鄉土氣息，但創業機會、子女受教育的機會會好很多呢。然而，一件事打消了他的念頭。

母親病了，生病的母親到城裏醫院檢查身體。為了方便，他想讓父母住在縣城的家裏，父母卻死活不同意。剛開始他覺得是父母怕給子女添麻煩，後來知道是因為他們不習慣城市的車水馬龍，不習慣沒有雞鳴狗吠的生活環境，不到田間地裏勞動感到不舒服。母親病情好轉後回到山上，鄉里鄉親有的拎雞蛋，有的逮老母雞，有的提着一籃子蔬菜，多次前來看望母親。沈衛超突然對父母的執拗有了些許的了解，忽然對家鄉的那片土地產生了割捨不下的感情。於是他望着鬱鬱蔥蔥的總崗山，決定進行第二次創業，帶領鄉里鄉親走出貧困生活。想起茶馬古道的故事，想起了老祖宗留下的「沈茶坊」，他選擇了種植茶葉，帶領鄉親們走上脱貧致富之路。

在當地黨委政府的幫助下，沈衛超從零做起，二次創業，雖然其中不乏艱辛，欣喜的是，他的洪雅縣盛邦種養專業合作社，流轉土地3,000餘畝，建成洪雅縣盛邦有機藥茶基地，解決了謝岩村留守剩餘勞動力，通過合作社聯營方式，帶動周邊群眾茶葉、土雞等農副產品銷售，實現人均增收1.5萬元以上。

在帶動群眾共同致富的同時，沈衛超還熱心公益，無償援助困難家庭子女上學，為喪失勞動力困難老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並投入40餘萬元，為周邊80餘戶群眾接通自來水，安裝太陽能路燈，解決飲水難和亮化問題。2021年9月，沈衛超被鄉里鄉親推選為縣人大代表。

腳踏家鄉的土地，頭頂湛藍的天空，望着大山深處一望無際嫩綠的茶葉，沈衛超表示，茶，是一種生長在樹上的葉子，卻能展現各種形態，成就各種品牌，帶來豐富的營養，留下各種傳説，自成文化篇章。鄉村振興中，我願秉承祖輩品格，做大山深處的一片茶葉，讓老祖宗留下的沈茶坊煥發出青春的活力……

詩詞偶拾

馳援香港抗疫兩首

◆李潔新

一

寒風夾雨凍冰冰，
寂街到尾冷颼颼。
疫情危急連級跳，
瘟魔圍城禍老幼。
病患驟增數震駭，
醫院迫爆陷苦鬥。
將缺兵乏哀氛起，
糧少藥緊幾時休。
京城迅頒援戰令，
召集精銳忙籌謀。
領袖指示愛濃烈，
國民關切情深厚。
深穗組軍跨山關，
珠澳揮師過橋溝。
醫將護兵衝在前，
戰車輜重緊隨後，
不懼犧牲助同胞，
無私奉獻把港救。
街頭巷尾築陣地，
中西利器齊出手。
人民戰爭顯神威，
禦敵滅妖頹勢扭。
宜將剩勇追窮寇，
提壺言笑非時候。

二

初春港島風雲變，
災難重重仿被咒。
風冷雨驟疫妖顯，
播瘟奪命四處遛。
孤城待援集哀兵，
政府果敢先自救。
整理戰場重調動，
堅定清零不回頭。
速召民衆齊奮起，
趕快打針捲衣袖。
戴罩擺陣慎防備，
檢測揭竿驗不休。
企業捐物送彈藥，
社團助力喊加油。
同心互濟志昂揚，
扶老幫幼續春秋。
港口船啓號旗舉，
海岸濤湧鉦歌奏。
街戰巷鬥齊行動，
高樓小村全出手。
遭困絕路盼救星，
遇墮苦海望方舟。
忽見祖國援軍到，
難忍激懷熱淚流。